

在一朵雪花上轮回

大雪那天下大雪。这是冰心先生说的,也是我祖母说的。我的祖母一生窝在皖东那个浑如一粒豆子的小山村,她压根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冰心的老人,与自己说过同样浅显而深刻的话。

大雪那天下的雪,不是小雪,更不是虚构的雪。那纷纷扬扬的雪花,不偏不倚地偏偏下在“大雪”节气那一天,深藏其中的秘密,又偏偏被有心的冰心和我的祖母发现了。当然,其他人也经历了那场雪,但是,他们只看到了雪,并未将雪与某种恒久的非物质的东西联系起来。我猜想,这两位老人所说的雪,肯定不是同一场雪,它们一个落在北方,一个落在皖东。但是,肯定都是“大雪”那天的雪,且是丰盈的大雪。这其中,是否暗藏着某种微妙呢?

其实,剥除掉知识和其他后天因素,人在本质属性上对自然的感知力是相差无几的,不论你是大名鼎鼎的冰心,还是我那目不识丁的祖母。长年在土地上劳作的人就更胜一筹了。寒冬将尽时,地面上仍零星星星地遗留着一些残雪,像一帖帖脏兮兮的膏药贴在土地上,赖着不肯走。然而,人们却从草丛里蚯蚓翻出的一坨坨新鲜的泥屎,便知道春天已经从地下潜行而至了,并不需要花朵与草芽来证实——他们有这个把握。在庄稼人眼里,花花朵朵算什么呀,它们顶多像时下那些走场作秀的明星,只为坐实的春天捧捧场而已。

对于自然,豆村人有着异于常人的感知。譬如下霜,在我的家乡就不叫下霜或落霜,而是叫上霜。顾名思义,寒霜是地气化作水汽遇冷而凝成的结晶体。地气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想必是带着细弱的微温袅袅升腾的,在它脱离了大地的母体之后,就不得不接受命运的改造了——气体死了,而一个新的生命却呈现在世人面前。仅凭这一点,当你再吟诵“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时,或许会洞见白露与寒霜背后潜伏着的天道,深邃、精微与传神,真是妙不可言。

秋末或初冬的清晨,当人们推开门窗,忽见一地素洁、晶莹的寒花,自会不惊不乍地咕咕道:哦,上霜了。其实在此之前,他们心中早就有谱了。你别以为乡村杂乱无章,人也活得懵懵懂懂、毛毛糙糙,但是他们却深谙自然之道,一阵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一朵杏花早开或迟开几天,一只鸟窝坐在高处或地处,他们都能从中窥见奥义。对于霜的认知,我也是从他们那里得来的。一场铺地的严霜君临之前,泥土通常是湿润的,天气是晴和的,而空气却十分的干冷。上霜的过程非常微妙,干冷的风像是一根神奇的绣花针或一把刻刀,在潮湿的草叶上,循着叶脉的纹理绣(刻)出一朵朵霜花来。这个过程就好比一根链条,缺了哪一节都不行。这是人工所无能为力的。

下雪也是如此。诗人描摹下雪的情景可以大而化之,譬如“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就这么笼统的不着边际。究竟怎么个“留”法,并没有明说,也不便明说,只是留下巨大的空白好让我们去想象,去填充。以我的观察与体验,“天

欲雪”是有征兆的,就像一个人饥饿了,空瘪的肚肠自会发出咕咕的鸣响。一场大雪即将登场时,寒风瑟瑟,暮云低垂,大地出奇的缄默,天地之间一片黯淡、浑茫;放眼望去,落光叶子的树木挺着腰杆,鸟无踪影,世间的一切都仿佛在静静地等待着某位神灵的君临。

祖母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捂雪”。大凡浩大场景和重要事件,在它生发之前总不会把底牌一下子亮出来,它们得慢慢地酝酿、集策、蓄势。比如这大雪的雪,苍天就把它严严实实地捂在怀里,等捂熟了,捂出了大境界,大气魄,便借着呼呼的风势将衣襟猛地一抖,扑簌簌的雪花自茫茫苍穹而降,飘飘洒洒几百上千里,那阵势,不可谓不大,壮阔。

此时除了雪,世间的一切都显得渺小了。

我就有这种感觉,置身于纷飞或静谧的茫茫雪原中,仿佛有种无声之声让我不得不安静下来。此时,经过过滤的内心是如此的洁净、丰盈,明澈的思绪会不由自主地与莽莽苍苍的宇宙,起起伏伏的人生这类大问题发生联系,愈发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

一场又一场雪,不违时令地飘落大地,就像一位守信践约的故友,它在该来的时候一定会来。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以上率下,以我的理解,这个“上”,不仅仅指高高在上的权力,而是超越其上的某种不可违逆的轮回之道。天道。其实,它就是一面镜子,既制定法则,也守恒法则,从不像某类人那样,一旦得了势,就可以胡来。

在季节周而复始的轮回中,雪,早春它是檐前滴滴答答的雨水;暮春,它是烟色迷蒙的谷雨;初秋,它是草尖晶莹剔透的白露;深秋,它是叶上的寒露与白霜。一朵来到世间的雪花,循规蹈矩地走着一条上帝设定的路线,它不走偏锋,也不绕道而行,在周而复始的生命轮回中,遵循着自然的律法,它自己也成为别人的律法。

在我的故乡豆村,每年都会降下几场雪,一般以小雪居多。细细碎碎的雪花,像撒荞麦面似的,均匀地随风潜入草丛、林藪、池塘,它们落地的声音,窸窸窣窣的,有点近似于春蚕深夜啃食桑叶发出的沙沙声,优雅动听。因为其小而碎,一般不会在人们的内心引起多大的震动,它落了就落了,化了就化了,就连像我这样关注节气和物候的人,都记不清哪一场小雪落在什么时候。

在二十四节气中,有些时间的节点,给我们的感觉面目比较模糊,譬如雨水、春分、小暑、小满、白露、小寒等,现在的城里人对诸如谷雨、芒种、秋分、寒露等,也是模棱两可,习焉不察,仿佛它们都是与己无干的身外之物,他们似乎只在乎自己的生日,鲜花、蛋糕、酒肉、自拍,呼朋唤友推杯换盏地热闹一番。其实他们忘了,每一个时间的节点都是自己的生日,也都是自己生命旅程中的一个驿站。天地悠悠,大道轮回,这世间的万类万物,谁又能够逃脱浑然不觉但又如影随形的自然法则呢?

而我的豆村,人们对天道自然是敬畏的,他们不像城里人活在人造的环境之中,因而更接地气。走进了一茬庄稼或一位老人,与一场寒霜和一场大雪都息息相关。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已

许俊文散文两篇

置于节气的轮回之中。我干爹李长青老人,活成了豆村的一棵常青树,他九十多岁还能侍弄庄稼,人们就戏虐地说他是被阎王从花名册上漏掉的人。你猜我干爹怎么说?他说自己就不多见了几场雪嘛,这场不收,下一场说不准就被收走了。他说这话时,还是挺精神的。然而,就在当年冬天的一场大雪降下之后,他老人家说走就走了。他像是从一滴檐前的雨水过度到一朵雪花一样,完成了自己生命的一个轮回。

像我干爹这样的老人,在豆村并不少见。约是七八年前吧,我在寒风刺骨的深冬回到故地,发现几位老人靠着墙根在晒太阳。那太阳像一盆炭火的余烬,散发着幽微的温度,老人们就借着它取暖,安详地打发余生。当时,我没有看到那些已进入冬天的老人的表情上有任何不安与恐惧,相反,他们却个个都保持着豁达、乐观的情绪,他们谈论死亡就像瓜子一样随意。其中一位年长的扯起话头,他说,于大个子要是能熬过去年的那场大雪,也许还能多活一年。在说者的意识里,去年冬天的那场大雪,就是横亘在于大个子命途上的一道大坎。另一位老人则反唇相讥:就算他熬过了去年那场大雪,还有一场雪呢。这话一经说出,在座的老年人都沉默不语了。是的,他们现在正处在“下一场”大雪来临之际。自然界的一场大雪,诗人会说“夜深知雪重,时间折竹声”。而当“下一场”大雪真的降临大地,这些在冬阳下谈笑的老人,又会有像像竹子一样被折断呢?

似乎只有天知道了。不过,我在次年大雪之后再次回到豆村时,发现去年晒太阳的老人中,又被雪走了两个。

而今,一路穿越过无数次霜降、小雪、大雪的我,已经越来越接近冬天的了。有时我会想,属于自己生命里最后的一场大雪,也许还在某处酝酿着,它肯定会在该出现的时间出现。它是我的终结,也是我的开始。

人能够在一朵雪花上轮回,想想,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物候记

说不清从何时起,我对物候的变化产生兴趣,初秋一枚辞枝的黄叶,燕子去后留在老屋檐木上的空巢,抑或残雪消融从泥土下拱出的一只惊魂未定的甲壳虫。总之,物候最初给我的感觉是神秘的,它远远超出我的认知和想象力。

小时候养过一种麻雀羽毛的鸟,这种鸟习惯把巢筑在阳坡的浅草地上,至于它们什么时候产卵、孵化幼鸟,则是一笔糊涂账,后来还是白茅提醒了我。初夏时节,地里的麦子抹上一层嫩黄,白茅抽出如雪的花穗,小雏雀即将出巢

了——物候就这么灵验,屡试不爽。再后来,我对物候的观察范围逐渐扩大,惊蛰蚯蚓翻浆,春分冬麦起势,寒露野蜂绕檐,在节律的轮回中,捕捉大自然的蛛丝马迹。自从操瓢文学,我便将自己对物候的观察所得写进作品,于是有了《乡村的风》、《节气》、《在一朵雪花上轮回》、《在一滴露珠里行吟》、《请不要打扰夜晚》等,物候与文学攀上了亲戚。早年戎马倥偬,脱下军装后又多次转徙,人生的轨迹飘忽不定,使我的物候观察时断时续。记得在苏鲁接壤地带当兵时,我连续多年在沭河边的一个固定位置,观察“初霜”与“解冻”,八十年初代在淮水之滨记录芦芽何时破土、飞白,小蝌蚪需要多少天才能变成青蛙。可惜那些珍贵的观察日记都散佚了。但是,只要生活稍稍安定下来,我又从头再来——积习难改啊!

十四年前移居江南小城池州,住在牧童遥指的杏花村,我开始观察杏花。烟雨江南地,杏花要比我的老家皖东早开一周左右,早不了多少,也晚不了多少。让我费思的是,一株位于杏花大道老石油站门前的杏树,论树龄、土壤和附近的环境,与周围其他杏树并无差异,但它的花期要比其他同类提前两到三天,暖春也好,倒春寒也罢,年年如此。有一年的二月底,突然窜来一场风雪,我估摸那株早杏的花期可能要推迟了,谁知它竟像掐着时间赴约的客人。我翻阅往年的观察日记,只差几个时辰。一株杏树放在宏大、深邃而阴晴冷暖无法把握的时空中,居然能把自己的花期控制的如此精准,的确让我敬佩。然而,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和事,那株年年抢着开花的杏树,果实却小如泥丸,成熟期也晚了许多。有了那株早杏作参照物,每至杏花季,外地朋友预约来江南看杏花,我会准确地报出具体日期。

一个人,并非出于职业需要,把观察物候这件无关生活轻重的事,断断续续延续了几十年,连我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也许起初只是出于好奇,继而引发兴趣,而兴趣这东西最靠不住,犹如烟花易冷,你得不断地给它输入能量,渐渐形成积习。积习似一件用皮肤做的衣服,不是想脱就脱的了。家搬到市郊后,给我观察物候带来了许多便利。此时的我虽然老了,好在心无挂碍,有了更充裕的时间跟大自然相处与交流。

新居悬在七楼,轩敞的西窗正对着平天湖,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凭窗看湖。此时的平天湖很安静,我也安静。安静人看安静湖,那种感受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相看两不厌,唯有平天湖,是有那么一种欲说已忘言的味道。连续几年的观察,我对平天湖的性格、脾气已了然于心,有个什么风吹草动,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比如,不用听气

象预报,只需瞄一眼湖水颜色的深浅,水边芦苇摇摆的姿态,就知道当天刮的是什么风,几级。开始只是猜测,并将猜测的结果与官方权威发布的数据相对照,不到一年工夫,两者的数值几近吻合。大地上的一切事物,看似不可捉摸,变幻无穷,其实都是有征兆、规律可循的。比如风的量级,你可以通过对一株特定芦苇的长期观察,从它摆动频率、幅度的大小,感知风力。当然也会偶尔看走眼,那多半是光照和雾岚从中作祟。

现时,我的观察物已从杏树转移至他物身上。在湖的东岸,闲置着许多从农民手里流转过来而未开发的土地,给外来物种加拿大一枝黄花提供了可乘之机。三年前,它们还是零星地点缀在本土草木中间,东一株,西一簇,彼此孤立无援,然而不出两年便一统江山,以压倒性优势奠定了物种的霸主地位。这种夷物,繁殖力和适应性特强,毁土占地,凡是成片生长的地方,土壤的营养被其榨取殆尽,本土植物压根儿就不是其对手。有关部门虽调集力量斩除过,但因对此物的物性不是很了解,总是不能斩草除根。我根据自己的观察,记录下一枝黄花生长史,建议在它们开花后七日后左右刈割,一来所有该开的花都开了,目标暴露无遗;二来趁其籽实尚未成熟,斫之断子绝孙。今年霜降前后,一场围剿一枝黄花的行动在关键节点上展开,一时间横扫遍地。

物候在大雁身上的表现尤为突出,而平天湖又是南迁候雁的驿站,自然也是我观察的重点。翻开观察笔记,候雁的行踪一目了然:

2017年10月11日19时,晴。初雁至。目测约七八只。

2018年10月10日20时,小雨。闻

雁声,未睹其物。2019年10月15日21时,月色皎洁。雁始至。其阵横空,众,不可细数。2020年10月9日18时,阴,欲雨。雁自东北来,其声嘹唳,绕湖数匝,去。今秋大雁来的早于往年。10月3日晚上我在湖边散步,清风拂面,秋意正浓,第一梯队雁群便早早抵达平天湖,连续几个黄昏与夜晚,雁鸣声不绝于耳。这一次,它们留了下来,白天飞往西南的升天湖和长江的落雁洲,傍晚再回到平天湖。这种现象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雁恒自东北来,常往西南去,很少有返程的,除非个别体力不支或受伤的孤雁。相较于前几年,辛丑年的雁群明显缺少了许多,过程由此前的一个多月缩短为一周。我好生纳闷,难道大雁改变了南迁路线?

到了11月初,一股超强寒流席卷西北和东北大地,降下近百年同期罕见的大雪,远隔数千里的江南一夜进入寒冬。就在我将雁事淡忘之际,11月2日黄昏时分,数超大雁群背负着青霜,凌空排翅而来。想必是追星赶月太急,体力透支过多,它们一见了空旷的平天湖,把与生具有的警惕丢之脑后,欢叫着俯冲而下,像游子一头扑进母亲温暖的怀抱。在我写这篇文字时,时令已进入小雪,然而北方的雁群还在一拨一拨地往这边赶,嘎嘎的叫声响彻整个夜晚。夜半醒来,借着寒星的微光,湖面上此起彼伏的雁群身影依稀可见。

处在雁道上的平天湖是仁慈的,它默默的迎来送往,直到最后一支雁群离它而去。

物候里面藏天道。在大自然的一个又一个轮回中,感知每一种生命的花开花落。

月亮三题

●姚国明

其一	月呀!啊!月我不能拥有你也不能拥有你无力拥有你
凉幽幽的月 粲然一笑 仿佛人间伤风败俗 瞬间散落一地	你在琼楼之上 你玉宇中央 月呀!你走吧 我不能送你到寓所 我只能在吱呀的三轮车上驻望 我没资格去领略你的神圣
生活充满诱惑 今晚你献上至上需求	当我回到我的小屋 我差点落泪 我按任哽咽
一条狗走过去 毛茸茸尾巴扫过我的腿肚	月呀!啊!月…… 你存在……
我膝盖一软,啾!好文艺耶。 糊裡糊塗地倒头就睡吧 明天依旧做一个好公民 唱着垃圾之歌	其三 姐呀!月宫仙子 姐呀,星群的牧羊人 姐呀,你是太阳的君王 大地的一面镜子
凉幽幽的月 黄金时代之后续 花甲之年的脸面 诗与酒的建筑 酒与诗的照明 恬静闲适的乡村呐 古老而幽静 今晚难免臆造出某件坏事 但劳作使我感情模糊 没能鼓舞一个干活挣钱的人的想象	你走进我的小屋 我亲手为你献上一瓢无米之粥
凉幽幽的月 复进室内 好几只蛾在沙窗眼上扑闪 当我需要一杯水的时候 你更是一文不值 而睡眠似乎排空一切惆怅!	我半掩着门,为留住多一点温香 或为避开一些多疑的目光
其二	你时不冲我笑笑 拉近着我们之间距离
月亮,诗歌的棉球 爱情的灯塔 妒嫉的烽火台	哦!那笑声多么天真,纯洁,悦耳,动心
月呀,你是星群的牧羊人 月呀,你是夜的君王 大地的一面镜子	我大胆擦去你右颊一丝长发 把它拖到耳际之后
你倒入我的小屋 我亲手为你献上一瓢无米之饮	我像身处月宫一样倍感尊严 我像是太阳的侍卫一样倍感欣慰
我半掩着门,为留住多一点温香 为避开一些多疑的目光	可是你还是要走 我抱住你不放 那怎么办 我抱着你
你时不冲我笑笑 (有时我躲在窗帘后面) 拉近着我们的距离	姐呀,我有些忘乎所以 我有点不知所措 姐呀,谅解我的放势
你那银铃般笑声悄悄滑落,纯洁,悦耳,动心	姐呀!我不能拥有你 更何况我也无能力拥有你
我擦去你面颊上丝丝长发 我抚摸你皎洁面颊	你是月亮
像在你宫中倍感尊严 像你的一名侍卫倍感欣慰	在琼楼玉宇之上 你是太阳
可是你要走了 我抱住你不放 你无声滑落 我抱起了你 你不断下沉	在烈焰中央
月呀,我忘乎所以 月呀,我不知所措 月呀,谅解我的愚狂	姐呀!你走了 我送你到你的寓所 我只能在院外留步 我没资格去领略你神圣的领地
	当我回到我的小屋 我差点落泪 我按任哽咽
	姐呀!姐……

艺心传承非遗文化 守正创新美育浸润

——“望江挑花”非遗协同高校美育创新实践

●史安华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精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有效保护与传承非遗,让非遗能够见人、见物、见生活,并将其融入现代教育体系,尤其是高校美育之中,成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本文以“望江挑花”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探讨其如何协同高校美育进行守正创新实践,实现非遗文化的艺术传承与美育浸润。

“望江挑花”源于安徽省望江县,以其独特的针法、赋予传统神韵的图案以及彰显徽派素雅风姿的色彩而闻名,展现出一一种朴素而又高雅的艺术美感。无论是传统的祈福图案、景物描绘,还是创新现代元素融入的姓氏图腾,都彰显了“望江挑花”独特的艺术魅力。

“望江挑花”不仅是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更是当地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和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它承载着望江县人民世代相传的智慧与情感,是地方文化认同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通过“望江挑花”,我们可以窥见当地人民的生活哲学审美追求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

非遗与高校美育的双向奔赴营造多方共赢局面。

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明确提出美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以美育浸润学生,全面提升学生文化理解、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等核心素养,丰富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学生身心更加愉悦,活力更加彰显,人格更加健全。以美育浸润教师,发挥教师职业的美育功能,提升全员美育意识和美育素养,塑造人格魅力,涵养美育情怀。以美育浸润学校,打造昂扬向上、文明高雅、充满活力的校园文化,建设时时、处处、人人美育育人环境。以非遗之美浸润校园。近年来,望

江挑花在望江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和望江县文化馆的大力扶持下,与中国科技大学、苏州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徽理工大学、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等众多高校开展交流活动,并受邀走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办“生于乡野,盛于华堂”望江挑花非遗作品展并在艺术教学中心开设美育素养课程;与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开展课程合作,共同开发传统美育教学资源课程;向安徽理工大学暑期三下乡实践团队展现望江挑花技艺的魅力等。望江挑花非遗项目,开启



秋日的裁剪 沈剑敏 摄